



浙江文献集成

林景熙集补注

〔宋〕林景熙 著
〔元〕章祖程 注
陈增杰 补注

〔下册〕

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古籍出版社
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





浙江文獻集成

林景熙集補注

〔下冊〕

〔宋〕林景熙 著
〔元〕章祖程 注
陳增傑 補注

浙江古籍出版社
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



浙江文獻集成
PDG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林景熙集補注 / (宋)林景熙著;陳增傑補注. —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1. 11
ISBN 978-7-80715-773-1

I. ①林… II. ①林… ②陳… III. ①古典詩歌—注釋—中國—宋代 IV. ①I222.74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1)第 228292 號

林景熙集補注

[宋]林景熙 著 [元]章祖程 注 陳增傑 補注

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

(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:310006)

網 址 www.zjguji.com

責任編輯 況正兵 徐 碩

責任校對 余 宏

封面設計 劉 欣

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

開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張 46.25

字 數 525 千

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書 號 ISBN 978-7-80715-773-1

定 價 120.00 圓(平裝上下冊)

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,影響閱讀,請與本社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。



林景熙集補注卷四

記賦傳說二十二首

州內河記。

平陽爲東浙巨邑，河爲邑巨利，晉太康中郭景純所定也。治挾兩山，河縈迴^(一)如帶，而源有三：一嶺門，一崑巖，兩道南落直走河，以經治之東西；一從白石諸峰迢遞而下，折入河，以緯治之北。至市橋始合流，又北至抗雲橋，與塘水逆，復合流轉而東，勢益深廣。按水法來去利，其最利者可濟枯旱，可泄淹溺，可濯可烹。出郭^(二)外，引溉民田數十里，訖歸於海，故爲利巨。邑，猶身也；河，血脈也。血脈壅則身病，河壅則邑病。不壅不病也。父老言嘉泰甲子邑災，莽爲礫區，流僅如綫。明年，汪令季良來官^(三)，民居稍

構，亟浚之，容^{〔三〕}演如故。爾後^{〔四〕}繭絲相急^{〔五〕}，河漸壅，不暇問；縱有問者，苟焉而已。架浮屋^{〔六〕}，歲以租入官，堙穢益甚。疫癘凶荒之變，無歲無之。

德祐改元，王君應嘉以永嘉警曹被檄攝令^{〔七〕}，首訪水利，議重浚。遂蠲浮屋之租，戒民自除毀，民亦樂於去病而即利也。爰乘冬隙，赴役若子來^{〔八〕}。鋤飛畚運，委土成邱，深視昔增三尺餘。則又疏東門之池，瀦其流；障登瀛之決，窒其漏^{〔九〕}，爲河計詳且密矣。竣事，衆相慶^{〔五〕}，令矍然曰^{〔六〕}：「浚之難，未若壅之易也。」

壅起於侵，今浮屋爲河害去之，其租利入于官蠲之，時異事殊，民無蔽于實害者將復侵乎？長民者無動於微利而聽其侵乎？願相與保之。所不同心，有如河^{〔七〕}！乙亥十二月日記。

〔校記〕

此篇原集不載，知不足齋叢書《霽山集·補遺》據平陽張綦毋抄補。今取校弘治、嘉靖、康熙《温州府志》及乾隆《平陽縣志》，編入本卷「記」下。又按，平陽自晉置縣，唐宋相沿，元成宗元貞元年（一二九五）始陞縣爲州，見本卷《平陽縣治記》及《元史·地理志五》。此記作於「乙亥」，即宋恭帝德祐元年（一二二七五），不當云「州內河」。然明清諸府、縣志皆引爲此題，姑仍之。

〔一〕迴，乾隆《縣志》作「洄」。

〔二〕郭，乾隆《縣志》作「郊」。

〔三〕容，嘉靖《府志》作

「寬」，《東甌先正文錄》卷六作「溶」。

〔四〕後，原作「從」，冒刻本同；茲據嘉靖《府志》、乾隆《縣志》、《文錄》和中華本改。

〔五〕衆相慶，「衆」上鮑本有「視」字，冒刻、叢集、中華本皆沿從。按弘治、嘉靖、康熙《府志》及乾隆《縣志》均無「視」字，衍文當刪。

〔補注〕

○本篇作於宋恭帝德祐元年（乙亥，一二七五）。州內河，平陽縣城內河道。雍正《浙江通志》卷六一《水利·平陽縣》：「城內河，萬曆《溫州府志》：宋咸淳間邑令王應嘉重浚，林景熙作記。」乾隆《平陽縣志》卷八《水利·河道》：「城內河道。其源一自崑山來，一自嶺門來，夾城東西流；一自白沙岡甸洋來，入白石河，過縣治，號腰帶水，會於抗雲橋分流。舊時下山宋莊有支浹，築石塞之曰水碓。登瀛坊左又有小浹，其旁居民穴之以自利，有司慮其走泄，築石障之。城內水道，民間多架浮屋，歲久壅塞。宋嘉泰甲子邑火，明年令汪季良拆屋浚河，久復壅塞。德祐改元，永嘉尉王應嘉來攝邑事，重浚。」

○太康（二八〇—二八九），晉武帝年號。郭景純，郭璞（二七六—三三四）字景純。乾隆《平陽縣志》卷一七《人物下·流寓》：「晉郭璞，弘農人。嘗至甌相土，扞白鹿城。又至平陽，太康間邑城亦其所扞。」按，郭璞生於晉武帝咸寧二年（二七六）。太康元年（二八〇）纔五歲，太康十年（二八九）也只有十四歲，不可能扞城平陽。此言「晉太康中郭景純所定也」及《縣志》所云，時間未確。

○嶺門，嶺門山。康熙《溫州府志》卷三《山川·平陽縣》：「嶺門山，在縣治前。其山左右翼然夾坡，故名。」謝靈運有《游嶺門山》詩。崑巖，崑山，在縣治西南。經，南北流向。緯，西東流向。

④汪令季良，見本卷《重修陰均斗門記》注①。

⑤繭絲，蠶絲，喻賦斂。徵斂賦稅如抽絲于繭，故云「繭絲相急」。

⑥浮屋，在河道上搭建的房屋。

⑦德祐改元，咸淳十年（一二七四），宋度宗死，恭帝即位。次年（一二七五）改元德祐。攝令，代理縣令。

⑧赴役若子來，言浚河之役，民人樂從，如父召子來。《詩·大雅·靈臺》：「經始靈臺……庶民子來。」朱熹集注：「民心樂之，如子趣（趨）父事，不召自來也。」

⑨障登瀛之決，窒其漏：堵住登瀛坊的水道，不讓河水漏泄。登瀛，城內坊巷名。

⑩矍然，驚惕的樣子。

⑪所不同心，有如河：如果不同心相保，有河神來作證（意謂讓河神監督）。所若，「所……有如」為先秦盟誓之辭的常用句式。《左傳·僖公二十四年》：「所不與舅氏同心者，有如白水！」

鞍山齋記①

山於天地間爲物峙，或盤如龍，或踞如虎，或儀如鳳，或曳如龜；或巾而峨，或筆而銳，或筍而方，或蓋，或笏，或旗，或印，形象〔二〕物而名隨之。

昆陽並海而縣^①，諸峰自西南來，氣勢橫逸，若萬馬之奔。距郭近一峰特聳，若勒回馬首而顧其羣；其旁起中伏，若馬背負鞍，故名馬鞍山。春時杖屨西郊，見雲霧吞吐，花木紛披，宛然紫茸翠毛之飾，晃眩吾目。周氏族居其下，箕裘《詩》《禮》^②，踰二百年。行之翁薦於鄉，登龍虎第，春風得意，看花長安^③。堂叔父蒼巖先生，嘗五馬台藩^④。其子延甫，升上庠，幾爲走馬舍選^⑤。程悠景沒，皇路險傾，昔馳今止也，昔驟今拘也，昔康莊今早^⑥，櫪也^⑦。翁德不踰閑，以一靜鎮羣競。顧生平出處，有似茲山，方相羊以盟吾老，故自號焉。

噫嘻！八駿不游，六螭猶在^⑧。翁將烏奕乎高駟，驅策乎要途，追飊抹電，一瞬千里；乃掛長林，倚高嶽，使樵夫牧子得熟視而摩挲之^⑨。昔馬伏波年六十餘，自請伐胡，據鞍顧盼，以示可用，上曰『矍鑠哉』^⑩！翁年過伏波，而貌腴意遠，如有用我，尚堪一行否？翁笑曰：『呂公後車，申公蒲輪^⑪，皆後吾十年，吾秣吾馬矣。』予聞翁言，頗壯翁，而知翁之壽未艾也。翁行，予亦執鞭從後。

〔校記〕

〔一〕象，四庫本作『衆』。

〔二〕早，四庫本、冒刻本作『阜』，字通。

〔補注〕

○據文內『八駿不游，六螭猶在』諸語，可推知本篇約當作於宋端宗景炎元年（一二七六）。鞍山齋，

宋平陽周景顥書齋。乾隆《平陽縣志》卷二《輿地下·山川》：「馬鞍山，在縣西二里，連甸洋諸山。」又卷一八《雜志·古跡》：「鞍山齋，宋周行之所居。林景熙《鞍山齋記》（本篇略）。」周景顥（一作灝），字行之，平陽人。宋朝請大夫周元龜侄，宋度宗咸淳四年（一二六八）進士。弘治《溫州府志》卷一三《人物四·科第·宋》：「咸淳戊辰：周景顥，平（陽）。」民國《平陽縣志》卷三五《周元龜傳》附：「從子景灝，字行之，咸淳四年進士。宋亡隱居不仕。」

①昆陽，平陽縣城。參見卷二《李兩山侍郎仲氏》注①。

②箕裘《詩》《禮》，謂以儒家經典爲世業。箕裘，《禮記·學記》：「良冶之子，必學爲裘；良弓之子，必學爲箕。」言冶金、造弓的家庭其子弟亦必能承紹祖業。

③登龍虎第，登進士第。唐貞元八年，歐陽詹、韓愈等皆有文名，同時及第，時稱龍虎榜。見《新唐書·歐陽詹傳》。春風得意，看花長安，《唐才子傳·孟郊》：「其初登第，吟曰……春風得意馬蹄疾，一日看盡長安花。」

④蒼巖先生，周元龜號蒼巖。五馬台藩，指任職台州知州。漢代州刺史（太守）五馬駕車。詳卷五《宋朝請大夫太常寺簿知台州周公墓志銘》。

⑤上庠，上舍。宋代太學分外、內、上三舍，諸生循序漸進。上舍生修業期滿，經考核即可授官。幾爲走馬舍選，將要從上舍被選拔任職。

⑥景沒，日沒。景，日影。皇路，車駕。《後漢書·崔駰傳》：「四牡橫奔，皇路險傾。」早櫪，同早櫪，

馬廐。

⑧八駿，爲周穆王駕車的八匹駿馬。《穆天子傳》卷四：「天子命駕八駿之乘。」六螭，猶六龍。馬八尺稱龍。古代天子車駕爲六馬，代稱天子車駕。李白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：「誰道君王行路難，六龍西幸萬人歡。」宋恭帝德祐二年（一二七六）三月，臨安陷落，益王趙昰、廣王趙昺經由金華抵溫州，隨後南下福州。這年五月，趙昺即帝位（端宗），改元景炎。『六螭猶在』，暗指其事。

⑨烏奕，顯耀。高駟，高車大馬。駟，駕車四馬。乃，竟。

⑩昔馬伏波六句：東漢名將馬援，任伏波將軍。《後漢書·馬援傳》：「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、五溪蠻夷，深入，軍沒，援因請復行。時年六十二，帝愍其老，未許之，援自請曰：『臣尚能被甲上馬。』帝令試之。援據鞍顧眄，以示可用。帝笑曰：『嬰鑠哉是翁也！』」嬰鑠，勇貌。

⑪呂公，指太公望呂尚。後車，副車，侍從乘坐的車。呂尚年老窮困，漁釣渭濱，被周文王發現，載後車以歸，拜爲師。申公，指魯申公。蒲輪，用蒲草包裹車輪，使行進安穩，用以禮迎賢士。《漢書·武帝紀》：「遣使者安車蒲輪，束帛加璧，徵魯申公。」

〔輯評〕

民國《平陽縣志》卷三五《林景熙傳》：「旋以國事寢非，棄官歸里，隱州治白石巷。時景熙年方英銳，聞益、廣二王行遁海濱，與同里周景灝皆有南行意，嘗爲景灝作《鞍山齋記》以見志。後以道梗不果。

傑按：開首狀馬鞍山聳峙之態，取疊喻手段，連用十一『或』字，曲盡形容。排比取勢，句復錯落有致，

蓋淵源於《詩·小雅·北山》和韓昌黎《南山詩》筆法。

王氏園亭記^①

王氏園亭，在府第之河北，周圍可數千步。近西鑿地數畝，甃石爲池，俗所謂後衙勝概也。蒲葦盈水際，芰荷菱芡，鮮潔如鋪錦，波光蕩漾，嘉魚出沒，沙鷗水禽，如在鏡中。

池北有堂，曰夢醒，蓋少保莊簡公歸休之所^②。公蒙被榮寵，逾三十年，老而乞閑，如夢斯醒，故以名堂。珠簾繡幙，朱戶綺窗，籠雲映日。壁皆縞素，繪以丹青，中積秘書及名人圖畫。門外碧梧高拱，枝柯四蔭，補於階所，旁植千葉碧桃。堂東南百餘步，聚石爲假山。石多太湖、崑山、靈壁、錦川之屬^③，峯嶺岑崒，盤紆弗鬱，宛若生成。危峰插天，懸崖壁立，石洞玲瓏，如神工鬼斧之所雕刻。觀者緣丹石之梯，穿蒼苔之徑，扳躋而上，登絕頂，履層巒，下觀景物，恍然圖畫。自頂引流注巖下，每大雨初霽，瀏瀏作聲，匯爲小窪，瑩澈泓澈，毫髮可鑑。金魚作陣，洋洋往來，如行琉璃瓶中。石麓蘚封蔓絡，樛葛蒼翳。有亭傍水，曰觀瀾。左麓植丹桂十餘株，秋深花香襲人，芬郁可愛，亭曰聯桂。

山之西出窪數步，有石如鼓如覆鐘，可列而坐。有路達池，白石鱗起，明瑩如玉。路

窮有軒，曰環秀。軒當山水之間，仰瞻隆阜，俯瞰迴流，佳花異卉，紛雜糾錯，桂柏蒼翠，果樹分羅，莫不呈奇獻秀於几席之前。中有古琴，暇則焚香鼓之。軒外爲弈棋處，賓至相對手談。或臨池而釣，或泛舟而游，徜徉竟日。池中疊石爲洲，洲左右爲石堤以通往來，堤盡處爲石梁以通舟楫。洲之上構亭曰浸碧，八窗洞開，水光浮映，清氣逼人，衣袂成碧色，雖盛夏自覺神清瀟爽，如坐水晶宮，平生煙火氣消盡。

池西岸有臺，高數十丈，名醉月。棟宇宏偉，簷楹翬飛，盼望上下，無不奪目。中設竹牀石枕古缶之類，日夜醉眠，歌聲四達，市人聞之，如在雲霄之上。臺下有石，可坐而濯足。臺畔高柳沿堤鬱鬱，與池相向，百鳥翔集，曰柳堤。循堤而東折，與堤相對峭者，曰迎薰館。綠陰藏密，紫翠稠疊，薰風徐來，金碧掩映，前有海榴番蕉，入此園第一佳境也。由館而東北，有路可達於山。山之後面，東爲窖，冬月以栽花卉。窖之左，植菊百餘本，曰菊徑。深秋吐芳，幽香可挹。徑北二十餘步，有軒曰愛日。隆冬居之，曦陽煦照，溫然如良朋。軒後土阜，植竹萬竿，曰竹坡。又東，古松三株，枝幹槎牙，形狀偃蹇，如蒼龍奮爪，突兀天表。松之南，有梅二十餘株，瓊葩冷豔，瑩然如雪，曰梅塢。塢之西南，結竹爲亭，曰擷芳。覆茅以代陶瓦，欄檻之外，環植蘭蕙、海棠、杜鵑、石巖、芙蓉，品類繁

多，莫可殫述。前有牡丹臺，後有芍藥欄，左有薔薇屏，右有荼蘼架，清芬秀色，觸目所至，皆可樂可玩，不知蓬瀛仙島，視此孰優劣也。

余生也晚，不獲侍公杖履，幸與公之子脩竹君交^①。每布席園亭，舉酒和歌，聲振林木，圍棋六博，爲金谷之罰^②，初不知日之西下也。因念公之壯也，建功樹烈，先天下之憂，迨其老也，憩息邱園，後天下之樂，所謂進退皆宜者也。若余與脩竹君輩，既不能挽回世運，登之康泰，生無益于時，則死必不能有聞於後，所以寄情於山水間者，聊以偷一日之安耳。是同公之樂，而不能同公之所以樂也，故有感而爲之記。

景炎丁丑四月既望，友末平陽林景熙德暘撰。

〔校記〕

此篇原集及補遺不載，今自乾隆《紹興府志》卷七二《古跡志二·王氏園》輯錄，編入本卷「記」下。

〔補注〕

①本篇爲宋端宗景炎二年（丁丑，一二七七），景熙游越，爲友人王英孫（脩竹）家園池作。王氏園亭，英孫父王克謙之歸休別業。乾隆《紹興府志》卷七二《古跡志二·王氏園》：「《王氏家譜》：在郡城東南隅，府第之河北。林景熙《王氏園亭記》（本篇略）。」

②少保莊簡公，指王克謙。克謙字德炳，號茂林，會稽（紹興）人。出身貴戚，曾知安吉州（見宋徐元

杰《樸堊集》卷七《王克謙授知安吉州制》。宋理宗寶祐三年（一二五五），任温州知州（見弘治《温州府志》卷八《宦職·守》）。歷官端明殿學士，封會稽縣開國伯，卒於度宗咸淳三年（一二六七），見乾隆《紹興府志》卷七四《陵墓志二·上虞》。

③石多太湖、崑山、靈壁、錦川之屬：太湖石，又稱湖石，產太湖洞庭山水中。崑山石，產蘇州崑山縣馬鞍山。靈壁石，產安徽靈壁縣磬石山。見宋杜綰《雲林石譜》卷上《太湖石》、《崑山石》、《靈壁石》。錦川石，產浙江常山縣，石形修長特立。見雍正《浙江通志》卷一〇六《物產六·金華府·錦川石》。

④脩竹，見卷一《王脩竹監簿名樓》注○。按，脩竹爲王克謙養子。宋周密《癸辛雜識》續集上《王茂林立子》：「王克謙號茂林，無子。後知永嘉，命立脩竹爲子。時已二十，乃戊戌生。本姓林氏，正合茂林二字，非偶然也。」

⑤金谷之罰，指宴會上賦詩罰酒。金谷，金谷園，晉石崇所築。石崇《金谷詩序》：「遂各賦詩，以叙中懷，或不勝者，罰酒三斗。」

〔輯評〕

邵廷采《思復堂文集》卷三《宋遺民所知傳·林景熙》：「當是時，景熙風動江表。每布席王氏園亭，舉酒和歌，聲振林木，圍棋六博，爲金谷之罰。隨作記，言英孫父故少保莊簡公歸憩茲園，後天下之樂。『今余與脩竹不能挽回世運，登之康泰，徒覩顏倫安山水，是同公之樂，而不能同公之所以樂也。』其刻厲如此。」

傑按：詞采富贍，鋪陳有序，讀之賞心悅目，是一篇園林記美文。

善吾精舍記

太極動靜而生陰陽^①，有晝則有夜，有春夏則有秋冬。更十二時，無偏於晝之理；歷七十四氣，無偏於春夏之理。天地尚然，夫人囿形其間，亦未有偏於生而長存者也。大塊勞以生，逸以老，而不能不息息爲生地也。松、喬噓吸，握固留形，不過陰陽一盜，豈真知者哉^②！知道者漆園氏，其曰「善吾生所以善吾死」^③，達哉言也！

梅所潘公獨觀萬化，菟裘雲石^④，而取以名廬。會予客山陰，公貽書屬記曰：「願子之拓吾義也。」予惟天地間事事物物，其初何嘗不善。《易》曰：「一陰一陽之謂道。」繼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生而後有性，未有性時，已有此善，繼之斯成之。《孟子》以利善之間分舜、跖^⑤，原其初，跖豈不善於舜哉？吾一日之間，雞鳴而起，孳孳爲善，一日之舜也。又自一日而往，以至周天三百六十日無不爲善，一歲之舜也。又自一歲之日而往，以至三萬六千，歲歲之日無不爲善，終身之舜也。終身爲舜不爲跖，由是體受歸全，歸形氣之全於父母，歸性之全於天。吾毫髮無遺憾，何適不善？善，吾初也；吾不失吾之

善，而非有以善吾也。其言似知道，未深於道也，故不若洙泗之言爲正^②。朝而聞生，此道也；夕而^①可息，亦此道也^③。從心而行，乘化而盡，與道消搖^④，吾何知焉。

梅所聞而喜，曰：『吾前所聞者，漆園氏之言也；吾後所聞者，洙泗之言也。益知聖門天地之爲大也。』

〔校記〕

〔一〕而，四庫本作『死』。

〔二〕消搖，四庫本作『逍遙』，《東甌先正文錄》卷六作『消息』。

〔補注〕

①太極，指原始混沌之氣。動靜，運動。

②松喬，仙人赤松子和王子喬。握固，四指屈握拇指成拳。《老子》五十五章：『骨弱筋柔而握固。』言嬰兒筋骨柔弱而拳頭握得牢固。這句說，松、喬一流行噓吸之術，雖能保持童孩形貌，然不過竊取陰陽元氣，他們哪裏是懂得大道的人。

③漆園氏，指莊周。莊周曾任漆園吏。善吾生所以善吾死，《莊子·大宗師》：『夫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，故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』言以生爲安善的，也應該以死爲安善。

④梅所潘公，名未詳。宋薛嵎（溫州人）《雲泉詩》有《潘氏梅所》：『種梅營數椽，四壁但蕭然。清帶

山林氣，香來筆研邊。雪深天向晚，人立鶴趨前。余亦歲寒者，相從恰暮年。『蓋即其人。菟裘雲石，謂營室隱棲山林。菟裘，古地名，在今山東泗水縣。《左傳·隱公十一年》：「（隱公）使營菟裘，吾將老焉。」後指退隱之所。』

⑤ 孟子以利善之間分舜跖，《孟子·盡心上》：「孟子曰：雞鳴而起，孳孳爲善者，舜之徒也；雞鳴而起，孳孳爲利者，跖之徒也。欲知舜與跖之分，無他，利與善之間也。」利善之間，謂圖利和行善的不同。間，異（參朱熹、楊伯峻說）。跖，盜跖，春秋大盜。

⑥ 其言，指漆園氏『善吾生所以善吾死』之論。洙泗，洙水和泗水，春秋屬魯地。孔子曾在洙、泗之間聚徒講學，因以代稱孔子或儒家。洙泗之言，指孟子的話。

⑦ 朝而聞生二句，《論語·里仁》：「子曰：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」

青山記

宋嘉定年間，安晚鄭公爲相^①，於堂西偏闢一榻，扁以『青山』。客有疑而問曰：『前槐後棘^②，其居潭潭。目未嘗有山也，而曰『山』，何相國之嗜山也？』相國曰：『吾身在廊廟，而心在山林，顧不能一日忘。且萬一免去，吾願遂矣。』今嚴陵洪君景琳，生後百